開悟的正義程序

摘錄自哈利．帕爾默所著 阿梵達通訊合訂本®

橡樹與竹子採取了兩種不同的生存策略。橡樹的策略是藉著長得堅硬與強壯來抵擋風的強勁。竹子的策略是維持彈性，隨著風的力量而彎曲。風，只是一個比喻，象徵改變的力量。橡樹是藉著自己的強韌來抵抗改變。竹子是藉著自己的彈性，隨著改變而彎曲。

幾年以前，安得魯颶風橫掃過佛羅里達州南部。樹木連根拔起。房子被吹倒。攝影機的鏡頭掃過整個地區，顯現出災情的慘重。每棵棕櫚樹與橡樹都被連根拔起，然而卻有一小堆的竹子完好如初。橡樹，連同它的超級力量，並沒有能夠存活。竹子卻活了過來。具有彈性的力量活了過來；缺乏彈性的力量卻滅亡了。這是一個信息。

更重要的是你如何處理犯罪，而不是你為什麼犯罪。

在一個急速轉變的世界裡，彈性是比較好的生存策略。

個人的意識可以擁有橡樹或者是竹子的品質。它可以是中空並且擁有彈性，或者變得堅硬卻無法彎曲。在絕大多數的時候，開始時，它都很有彈性，然後隨著歲月的增加而變得越來越僵硬。

什麼使得僵硬的意識進入了沒有彈性的觀點呢？有些人認為是世界的苦難。可是，無論你如何的改變世界，你的意識也不會因此變得有彈性。所以，到底是什麼使得觀點變得沒有彈性呢？兩件東西：犯罪後的祕密與隱晦的企圖。

犯罪後的祕密[1]是你希望別人不會發現的具有傷害的行動或非行動。犯罪可能是違法，或破壞合約，或違背社會標準，或違反了自己的價值觀，這些行為之所以具有傷害性，因為你曾經同意要保護。犯罪後的祕密可能是搶劫銀行，欺騙你的婚姻配偶，在公共的建築物上塗鴉，或是違背良知。犯罪有很多不同的形式，除非你已經是聖人了，否則你一定會偶爾犯罪的，因為意外。你犯了罪，卻不將它當成祕密，那它就只是一個錯誤。

如果有人當面告訴你，他們從來沒有犯過任何罪，那麼，你不是與聖人說話，就是與騙子說話。人類一定會犯錯。他們就應該會做錯。這是他們學習的方式。人類的知識就是錯誤的累積。然而，當錯誤變成祕密，或變成是蓄意的（隱晦的企圖)時，就會製造缺乏彈性的觀點。

所謂隱晦的企圖就是某個人決定採取的或仍然在決策過程裡的一個策略，這個策略是被某個自私的動機所驅策的犯罪行為。它是一個蓄意的傷害性行動。道德家將這個現象稱為邪惡，佛家將它稱為是製造業力的行為。

犯罪後的祕密，所以將它變成祕密是因為羞恥或恐懼遭受非難或懲罰。隱晦的企圖，所以將它變成祕密卻是因為已經決定要犯這個罪或決定再次的犯這個罪。因此，在隱晦的企圖裡很少有羞恥，相反的，它通常被稱為是犯罪者的驕傲。犯罪後的祕密與隱諱的企圖最大的不同是：隱晦的企圖需要花費比較久的時間才能辨識出傷害性的行為。隱晦的企圖經常將自己閉鎖在假的正義凜然的自我認同裡，假裝驅策自己的動力是為了替全人類謀福利。

這些就是造成某個人擁有缺乏彈性的觀點僵硬的意識（智者將它很貼切的描述成殭屍意識）的主要成份。如何才能使得它們獲得治癒呢？

犯罪後的祕密

當某一個人犯了罪以後，通常會被別人詢問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你為什麼會做這種事情呢？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呢？」。這是一個完全不相干的問題。沒有人能夠很誠實的回答這個問題。你讓他們編造一個理由來說明為什麼他們不是創造源頭。對我撒謊，我想聽。

[1] *如果你偷聽到星邊公司的訓練師在說某人有ticks，他們指的是TKS。TKS為Transgression-Kept-Secret的字頭語，意思是犯罪後的秘密。*

解釋並不能改變任何的一切。解釋也不能教導任何人任何東西。所有的解釋，無論聽起來多麼動人，都不能防止別人再犯。回答「為什麼？」，你乾脆說「因為我媽就是這樣懷我的。」

你知道我認為你將犯罪變成祕密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嗎？因為你害怕一定會有人問你，「你為什麼會做這件事呢？」

然而，你真的，實在不知道答案。所以，

這些就是開悟的正義程序。只有那些渴求與個人的真誠重修舊好的人們才能運用它們。你不可能透過法律將它們強行的加諸在人們身上。它們是個充滿機會的禮物。

如果你被問為什麼，你就必須犯第二次的罪，撒謊的解釋著第一次的犯罪。

你想知道是什麼使得某個社會的犯罪後的秘密增多嗎？因為整個社會越來越將注意力集中在「你為什麼會做這事呢？」因此你替「為什麼—治療」[2]開啓了一扇大門。

另一方面，隱晦的企圖的增加是因為大衆傳播與教育體系都將注意力集中在教條灌輸而不是開悟。隱晦的企圖的最終的根源總是某種社會形式的教條灌輸，這些經過灌輸的教條譴責自私的、缺乏容忍的、或不負責任的行為。

你想要獲得解放嗎？我不在乎你做了什麼，也不在乎你為什麼做這些事？處理它然後將它丟到腦後。

於是，我要談論到最重要的關鍵：如果你不記得我說的一切，記住這點：重要的是你如何處理犯罪，而不是你為什麼會犯罪。

處理犯罪的錯誤的辦法是掩藏它，或將它合理化，或是否認它：這些舉動（掩藏、合理化與否認）會僵化意識，使它變成一個沒有彈性的自我認同。

從僵化意識所投射出來的某個現實，只能從某一個既定的角度被觀察著。聽聽以下的這些的主要起始[3]。你會不會創造它們？「關於這事，我一無所知。不是我做的。他們逼我做的。」

創造這類型的主要起始就好比是將水泥灌注進你的心靈裡。

所以，你想知道是誰使得你的意識變得僵硬。是你——你創造的那群使你的犯罪變成祕密的主要起始。

「我永遠不說」。在你的自由表達裡放上了一個限制，永遠是段很長的時間。

掩藏、合理化或否認一個犯罪，使你很少能夠因此學到一些有用的東西，但是處理犯罪卻會使你學會最重要的生命信息——勇氣、謹慎、容忍、慈悲與寬恕，也就是智慧。你從處理犯罪裡所學到的信息通常會驅策著你真誠的開創替全人類謀福利的事業。

處理犯罪的四個步驟

1) 真誠的悔過— 你對自己的行動抱歉（並不是因為被發現而抱歉），你會盡一切的可能不再犯。

2) 告白 — 你對誰說無所謂，告白是採取承擔責任的行動。它是重返源頭並且放下所有的價值判斷。「我做的」。

3) 修復或承認新主權 — 修復是藉著個人的犧牲來修補或彌補犯罪。進行修補的個人—你—必須要覺得滿意而且覺得犧牲與傷害已經達到了平衡。如果對於到底需要多少的修復才算公平，沒辦法達成協議，那就諮詢中立的第三方。如果你想要透過修補恢復自己在團體中的地位，就必須滿足團體所認定的標準或一般團員的期望。

4) 重新的與你自己的直覺結盟— 來自「合理化」的觀點與「保護的」自我認同們（你必須如何）的壓力顯著降低時，你會成長成安靜與輕鬆。在這樣的寂定裡，你直覺的知道自己的幸福與成長的方向。即使這表示你必須離開你的舒適區，這仍然是你應當前進的方向。這些就是開悟的正義程序。只有那些渴求與個人的真誠重修舊好的人們才能運用它們。你不可能透過法律將它們強行的加諸在人們身上。它們是個充滿機會的禮物。個人只有透過自己的榮譽感才能決定是不是需要使用它們，以及需要怎麼使用它們。當人們在真誠裡運用它們，他們就因此與快樂的生活重修了舊好。

你有沒有注意到懲罰在整個過程裡沒有任何的地位。誠實的人們—那些真實地關切自己的靈性成長與開悟的人們，並不需要藉著懲罰來糾正自己的犯罪。

[2] *「為什麼—治療」關切的是解釋一個人為什麼會以某種方式行動。這是文字的信息，它只會將一個人的自由意志限制在某些既定的因果關係的戲碼裡。*

[3] ***主要起始**：是一個創造物或溝通。為了要將它創造成現實而投入充分的企圖與充分的努力。*

你一旦經驗到處理了犯罪的祕密裡那些自我削弱的層面以後所獲得的自由的力量，你就不會再掩藏任何一個了。你不會用力的搖晃你的身體，蓄意的殘障它，你為什麼卻要讓「害怕被發現」來殘障你的心靈呢？

這個沒有經過任何打折的自我誠實使得一個堅硬的世界—來自批判角度的觀察—轉化成一個充滿各種可能的彈性世界。

步驟很簡單：1)我真的很抱歉。2)沒有任何藉口，我做的。3)我將以修補我的行動所造成損失，做為我的第一優先次序。4)我會，從此以後，聽從我自己的直覺的引導。

一個經常被問的問題，「我知道最好對那個人彌補因為我所造成的傷害，但是，假如那個人已經去世了，怎麼辦？」

答案是：只要你真誠的為人類提供服務，這就是修補了。幫助其他人。所有的生命都是連結在一起的。你的直覺會告訴你，所欠的債已經還清了。那些沒辦法辨識自己的直覺引導的人們，還沒有完成1到3的步驟。他們的靈性成長是自我限制的。

隱晦的企圖

隱晦的企圖範圍很廣，從讓別人付代價來滿足自己自私的興趣到邪靈式的蓄意讓其他人陷入悽慘都是。

絕大多數時候，當一個人越是缺乏個人的榮譽感，越是無法自我糾正，他（她）的隱晦的企圖越是會帶來較大的傷害。他們合理化自己的行為，卻讓別人陷在困惑裡。他們很難被理解,因為他們有很多話沒有說出來。他們說的與做的完全相反。

任何時候，個人也好，團體也好，如果想要完成某樣東西，他們必須發展出一套辦法來辨別並限制那些擁有隱晦的企圖的沒有結盟的個體。否則，整個企業很可能被毀滅。很多公司的失敗，可以追溯出是因為某個人帶著隱晦的企圖運作著。

當你正主導著某個團體的事業，錯誤的處理某個有隱晦的企圖的人的辦法是容忍他們。這是一生裡少數的一些「容忍只會壞事」的時候。有著隱晦的企圖的人們應當被當面對質並且給予短暫的機會，讓他們結盟;否則他們應當被邀請離開。如果他們不願意離開，整個團體應當坦誠的、公開的質問他們的企圖與他們的企圖所造成的結果。

只有當一個人能夠完完全全的有能力處理自己的犯罪後的祕密，否則不可能處理隱晦的企圖。

當你發現自己具有隱晦的企圖時，最好的辦法是公開的、誠實的將它與目標、達成目標的方法、以及團體所聲明的企圖的價值結盟在一起。這些需要某些的討論、有可能需要某些的妥協、以及足夠的心理彈性來預測更廣泛的結果並看到所有的觀點。只有當不同的觀點、不同的目標與不同的目的變成隱晦時，才會對團體造成傷害。多元化只會增加團體的力量，然而它卻必須是大家共同的知識，而不是隱晦的影響力。

行爲的結果

你有沒有過這樣的經驗，與某個朋友在一起，兩個人無所不談。你們兩個都很有彈性。你們分享祕密，談論犯罪，充滿了解與誠實。沒有任何虛偽的價值判斷。那個氣氛與在專業工作坊裡所擁有的真實非常的接近。突然間，你朋友的媽媽走進屋子裡。

你朋友對他媽媽有很多犯罪後的祕密（我們不都如此嗎？）結果呢？突然間，談話變得謹慎。你的朋友從彈性意識轉換成某個固著的自我認同。母親開始說話，你的朋友變得很批判。「喔！媽！這只是你的意見，每當你開始說這些，我就很煩。」

注意，你的朋友在自動自發裡所創造出來的主要起始，「這只是你的意見」，加上「每當你開始說這些，我就很煩」。你能想像這些主要起始所創造出來的經驗嗎？

你的朋友真正想說的是，「走開吧！媽媽。你的現身奪走了我能夠誠實的自由。」即使這段話很接近誠實，但是它仍然是個自我削弱的觀點。因為他將自己是否能夠擁有誠實的自由的創造源頭放進了他媽媽的宇宙裡。

[4] *必然的結果是，如果有人責怪你，認為是你，所以害得他們擁有某些的感覺，接受他們的責怪。這使得你變得強而有力，使得他們缺乏力量。如果，他們繼續責怪你，認為是你造成他們擁有這樣的感覺，那就將他們變成你的奴隸。最後這部份是個笑話。*

阿梵達是一條通往真理的大道，而不是以謊言起步的。

何價值判斷裡貼標籤。在消除裡，他們排斥如橡樹等待死亡來將他們吹倒。引述自再現人生：「我們因為對自己不誠實而創造出來的煎熬，遠遠的超過任何的懲罰與羞辱。」

犯罪後的祕密剝奪了人們的自由，因為他們沒有能夠完完全全地誠實的對待對方的自由。他們害怕因此遭受懲罰，因此受到羞辱，並且害怕被拒絕。所以，他們將自己的創造源頭交給了對方。所有這一切的起點只是一個決定，他們決定掩藏自己的犯罪，不願意將它看成是一個錯誤，不願意處理它們，從中學習。

當你因為自己的感覺而指責某個人時，你已經將自己的創造源頭交給了對方。你讓他們為你創造主要起始。當你覺得你必須不讓他們知道你的犯罪的祕密時，你已經將自己的創造源頭交給了他們[4]。

所以即使你朋友的媽媽不離開這個房間，你的朋友也會離開這個房間。為什麼？因為與一個你不敢對他誠實的人共處一室是一件很不舒服的事。看起來，他們偷走了你的創造源頭，但事實是，你將創造源頭交給了他們。

一個人越是擁有很多犯罪後的祕密，他們的意識越是會缺乏彈性，他們所能考慮的選擇也就越少。祕密使僵硬的意識變成一個假的——充滿了固著的意見與信念——正義凜然的自我認同。這些的信念很少能為一個人創造出他所想要擁有的經驗。這個固著的自我認同創造了一個保護它的，將它變成是「對的」的自大的自我。當這種情況發生時，一個人便開始失去探索一切的能力，變成了一個非常有限的意識。回憶某些特殊的事件變成充滿痛苦，所以他們創造了一個假的過去。他們不是回憶，他們是在想像與投射。然後，他們開始好奇，不知道所有的次要的都是從哪裡來的[5]。

一個擁有很多的犯罪後的祕密的人，很難能夠放下評斷。同時，也會為他們的生命創造一些無法使用CHP[sm] 的區域[6]。他們不會願意完整的經驗某些的創造物，無法在沒有任

透視批判

讓我來形容一個在領袖身上已經出現了非常多次的狀況。第一，他們犯了罪，破壞了他們與星邊公司之間的合約，然後，他們決定將它變成祕密。這是一個愚蠢的決定。你有沒有想過，一個人必須花費多少的力氣，才能讓五萬個有覺察的阿梵達不知道這個祕密。

第二，當事情變成祕密以後，與其他領袖或阿梵達在一起，就變得很不舒服了。所以，他們離開了網絡。這使得犯罪後的祕密變得容易遺忘。他們完全將自己與離開網絡的真實原因隔離。然後，在誤解自己的真實的動機的同時，他們自己的生命變成了一個向下旋轉的漩渦。（在故意生活「第十一章，私底下讓我們來談談誠實」裡，有更深入的探討。）

第三，他們為自己的離開製造了很多很好的理由與解釋，但是沒有一個與犯罪後的祕密有關。前任領袖們對星邊公司、或阿梵

[5] ***次要起始***：*1.因為刻意想創造某一創造物而被引發的，沒有意思要製造的創造物。2.是一種形式的努力與企圖。它們關切主要起始現在、以前以及未來將會如何地被接收。3.是一種努力：這個努力是用來監視或修改溝通裡發啓的一方或是接收的另一方。4.已經存在的一些東西，而不是現在知道的，不是現在正在被創造的。5.任何缺乏結盟的努力。*

[6] ***CHP[sm]:*** *創造物處理程序，阿梵達教材的進階練習，描述覺識在宇宙的運作。*

達、或哈利．帕爾默的意見變成了一個堅持的、固著的意見，因此為自己的意識創造了一塊缺乏彈性的地區。他們沒辦法自在的探索，也沒辦法將他們的經驗與自己其他的生命整合在一起。他們敘述著阿梵達的人們如何的糟糕，哈利．帕爾默如何的無理，星邊公司如何的不公平，等等，說這些是為了合理化自己的缺乏忠誠與缺乏奉獻。「他們唯一關心的事是錢。」，或者「他們為什麼要將每一件事變得如此的祕密？」，或者「他們就是一直要操控別人的生命。」。這些的說詞值得敬佩，這些的批判總是以煙幕彈的方式，敘述了他們自己的犯罪後的祕密。

這些批判的背後邏輯是：如果他們能夠貶低星邊公司的地位與它的重要性，那麼他們犯罪所造成的傷害就無足輕重了。從小偷那裡偷一塊錢所犯的罪遠比從聖人那裡偷一塊錢來得輕。所以，他們創造了一個信念，國際星邊公司真的是個不誠實的組織，因此，他們所犯的罪是最輕的。事實上，如果國際星邊公司失敗了、收攤了、甚至完全的消失了，他們會非常的高興，覺得很滿意。他們沒辦法簡簡單單的離開，讚賞自己的經驗。犯罪後的祕密促使他們分離並且批判。大多數喜歡爭吵的人們，早就已經預備好，支持那些批判星邊公司的人們的抗議隊伍（或是任何批判的目標）。然而，在所有這一切的背後是那個由犯罪後的祕密所創造出來的僵硬的意識、固著的、假的正義凜然的自我認同。在最糟糕的情況裡，這個假的正義凜然的觀點，因為動機太固著了，所以變成了一個隱晦的企圖，這個隱晦的企圖合理化了一切的謊言、欺瞞與毀滅。

任何時候，當你看到一個人正在提供一些沒有幫助的，沒有經過懇請而產生的批判時，辨識：他們正在參與一場競選，希望藉此能夠減輕自己所犯的罪。

一、二、三。犯罪後的祕密、分離、批判。一、二、三。這是人性的模式。了解這個模式，你不但揭開了人類的行為的神祕面紗，同時，你也領悟到促使整個社會瓦解的真實的原因。

如你遇到那些充滿批判的前任領袖們，將他們的注意力從批判裡轉移出來，讓他們討論一下自己對那些批判的對象擁有哪些犯罪後的祕密。「你做了些什麼？」你會訝異將他們從被奴役的狀態裡釋放出來，多麼的簡單。幾分鐘的眼淚，幾分鐘不好意思的懺悔，突然間，他們的生命恢復了正常的運作。他們獲得了自由。再度充滿彈性。這是一個奇蹟[7]。

太陽出來了

處理犯罪後的祕密的目標是使你對自己能夠完完全全的誠實[8]。這表示對於你自己的意見與信念是對是錯變得有彈性。這個沒有經過任何打折的自我誠實使得一個堅硬的世界——來自批判角度的觀察——轉化成一個充滿了各種可能的彈性世界。從犯罪後的祕密裡解放出來，非常痛快。

結語

錯誤不是在於亞當與夏娃因為偷吃了知識善惡樹上的蘋果而犯罪。真正的錯誤是他們想要掩藏這個錯誤。

當上帝出現，詢問是誰吃了他的蘋果，亞當將他的手指舉起來，指著夏娃。夏娃舉起手指，指著蛇。蛇本來想要責怪兔子：但是卻沒有手指可舉。所以，可憐的蛇只好承擔所有的埋怨。但是，上帝不是傻瓜。他懲罰了所有的一切。

你有沒有想過如果亞當站出來說，「上帝，我很抱歉，我吃了你的蘋果。我做的，我負責。我將開墾你的花園，藉此彌補你，這是我的第一優先次序，我將養育我的小孩，讓他們尊崇你的聖名。」

當然，亞當並沒有說這些，所以，我們必須一直對彼此說這句話，「上帝，我很抱歉。上帝，我很抱歉。上帝，我很抱歉。」

[7] 在極少數的案例裡，你所得到的不是奇蹟，而是情緒的爆發與精神的崩潰。辨識責任，對某些人來說，是個毒藥。

[8] 學習如何完整的處理犯罪後的祕密是智者工作坊一開始的功課。基本上，處理程序包括這篇文章裡所談論的四個步驟，同時也包括消除因為曝光所帶來的痛苦與尷尬。